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序

名字序一

章望之字序　六一居士

校書郎章君晉以其名望之來請字曰願有所教使得以勉焉而自勗者予爲之字曰表民而告之曰古之君子所以異乎衆人者言出而爲民信事行而爲世法其動作容貌皆可以表於民也故紘綖冕弁以爲首容佩玉玦環以爲行容衣裳黼黻以爲身容手有手容足有足容揖讓登降獻酬俯仰莫不有容又見其寬柔溫厚剛嚴果毅之色以爲仁義之容服其服載其車立乎朝廷而正君臣出入宗廟而臨大事儼然人皆望而畏之曰此吾民之所尊也非民之知尊君子而君子者能自修而尊者也然而行充于內德不被於人雖成其服文其容民不尊也名山大川一方之望也山川之嶽瀆天下之望也故君子賢

於一鄉者一鄉之望也功德被于後世者万世之望也孝慈友悌達于一鄉古所謂鄉先生者一鄉之望也春秋之賢大夫若隨之季良鄭之子產者一國之望也位于中而姦臣賊子不敢切發于外如漢之大將軍出入將相朝廷以爲輕重天下系其安危如唐之裴丞相者天下之望也其人已沒其事已久聞其名想其人若不可及者夔龍稷契是也其功可以及百世其道可以師百王雖有賢聖莫敢過之也周孔是也此万世之望而皆所以爲民之表也傳曰其在賢者識其大者遠者童君儒其衣冠氣剛色仁好善而有志其潔然修立其外而煇然充乎其內以致乎文辭則又辯博放肆而無涯是數者皆可以自擇而勉焉者也是故能識夫遠者大者矣雖予何以易焉俞因其志廣其說以塞請

盧君字序　　強郎中

古之人有所志且戒或寓文銘器以自謹有時而泯也豈若名

在己稱於口而終身焉名不徒立其見君子之志善哉盧君之名正臣也其志於忠者欲然正之施不一有諫諍之正焉有論議之正焉有容色之正焉有進退之正焉諫諍之正過中則好亢論議之正過中則傷泥容色之正過中則大剛進退之正過中則近僻若是正不得中之助亦不足云也故名既定朋友之間又爲字以稱道使聞而知所表焉予於盧君則友也字君子職請字曰中甫君方爲予佐一邑它日立朝廷事人主使人稱之曰盧某正人也則君之名不虛命又曰正而且得中則予之字不虛表中甫其勉之皇祐三年正月十二日餘杭强某序

欒宗顔字序　蒲左丞

聖人之道有以一言而可盡者中而已矣六經之書皆中之說也求合於聖人必歸於中中之道如人之立焉立於東西方爲遠其近者東也立於南北方爲遠其近者南也求其均而四方无少差者合於中爲至焉中之道不遠於人然而人常遠之中

之用不難其事故也而人常難之非中之難也人不勝其力也情為欲汩之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人莫不知中庸之可踐也鮮能行於世也甚哉此道之重也昔者孔子之門人爲多其能守而用者獨顏氏而已顏氏之於中庸非自得而自誠也好之而後至博求而後明得一善而拳拳服膺使其不失且死以至六七十則聖人安有不幸之嘆哉顏子之好之不惟口誦聽說而得之蓋亦充之於心復之於性好之而不厭樂之而不倦知之而不忘行之而不息如是焉而已矣及其久也怒而不遷於人過而不貳於心望聖人若不甚遠遠故孔子在易之艱獨推其幾以當復之說以爲顏氏之子其殆庶幾則不及顏子者何止游夏之徒也游夏之徒日月至焉而已矣求其博深浸渾肆而不失固而得其源安而由其塗喜怒死生一乎于心而无所動焉者皆若不可易歸顏氏二將仕郎來君名宗愿舊字公哲易爲字公以更之予字之曰幾復又擴其餘以告之云

為之言曰顏氏之子其復而得之者也子能宗乎顏氏子矣又能子顏氏子幾而復之則吾道不待顏而皆可進焉道進於內而不自改性充於情而不自迁誠之於心而不自惑移之於事而不自亂子為君子儒矣不改則不惑不遷則不亂不亂不惑若性與道兩立而充之也果能此道矣雖柔必強雖愚必明況陳君之時然者乎

陳司理字序

李直講

豫章陳君名世南南方之卦離離者明也字之曰公明明之義廣矣哉其在天也為日為月為星為晝為暘在水為止在火為燎在金為鑑其在人也為視為思為智為文為見為善為知過為慮亦為待時事親明則孝事君明則忠治事明則姦無所容聽言明則讒無所入臨財明則貪不失衆臨難明則死不失義凡天下之事未有不須明以濟者也然而聖人約之以道曰蒙以養正明夷以莅衆貴乎明於內而晦於外也陳君公相子孫

覽守業論靜整正文文無闕斯有得於明者矣故叙以㞐呈至

和二年十二月戊子盱江李覯序

醇宜字序　章寺丞

醇字名宜其友字之曰通叔請予序之爲言其理曰名字之在人久矣蓋以言則非君子所以愛人因而戒之庶乎成人之善也宜者聖人之大方也通者聖人之大用也宜故人道不差通故人情不失以通字宜可謂有意於予矣醇子好文字勤其身自謂我無過者居於鄉黨擇於朋類居必曰孰有過孰有惡人之憚之者不謂其責人訐而以爲有口也是則醇子之以召之我將引之文道使自擇而用爲人之見聞動作常不[illegible]其大會不離乎道則同爲君子矣然而有所蔽者乎不及鮮也故君子以道期人而不以道察人也詩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君子有善善惡惡之心而不顯乎善善惡惡之言使中人盡其過下人革其非然後能成功立乎朝廷豈加乎衆

人爭而無嫌行乎閭里德加乎衆民爭而無怨是故仁在於一身而被乎天下者此也詩曰式訛爾心以畜萬邦道欲大情欲恕敢人欲博詩曰求我庶士迨其吉兮人固有今雖有過而昔嘗有善矣謂斯人不善乎嫌善於彼人矣故君子不以一事任人亦不以一事弃人也賞罰在我以寬容人貪者猶救療於在我以雖治人非者猶遂是以事在我則欲忘人之惡而寬於天下事在人則欲撿其惡而收天下之善爲德由是大功由是久書曰與人不求備撿身若不及小人處心用知動而爲惡治之不変斯亦舍之矣必將窮治小人斯基乎亂矣是故君子內欲絜諸己外欲和諸人小人終日在其旁而吾與汝無加損焉其所以相形者蓋的然也詩曰涇以渭濁湜湜其止君子有成人之道而不有成人之功所以厚風俗也是故不矜能而能已著不大已而已已尊無間遠近之民聞其風莫不惕然而起由吾身修而物化也詩曰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善爲己者喜怒有

節動靜有裕處乎微賤崇高而無不可終身者有執而已矣居人上無忘於為下居人長無忘於為幼居安佚無忘於患難斯可謂有常者有常斯可謂善為己矣書曰惟尹躬暨咸有一德君子慮而後言言而後行是故一言而天下服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制人之道以仁處身以義處人人倫於我立朋友於我成故舊於我篤行乎天下猶一家知其不可狎者吾昵親之也知其不可忘者吾常跡之也是故無行而不可得也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尊子行之

鄭叔熊字序　　同前

鳥獸與人雜生於世鳥獸之形有頭足羽毛之異吾人者因其形之一類聚以其物稱之人之形同莫可辨者古之人以名名人出其祖父之命以為辨別後之人因名配字以義類相待非謂有勸沮之殊欲其人人行其名字也故有因義以配物有因物以配義有因名之文摭其藏頭而字乃及之有因名之物為

以其實配之是以因義以配物如耕之於伯牛由之於子路
物以配義如赤之於華師之於子張字友名如賜之於子貢
之於子游物配實如長之於子長字之於子我是其意也今之
人不究本初以意起事或謂此名也宜充之以是道彼字也宜
行之以終身雖失古人之心猶未繼告人以善也然而以名
字自字於吾道之門固已狹矣鄭子名叔熊其友字以正父字
不安其說也命子為言其理以易之天君子於古人闕然而覓
傳文以行自潜不待正父之字於後勸也請字之曰野夫以附
於因物以配義者如日不以貨哉為賦白駒之卒章生芻一束
其人如玉其人如玉去者謂其來非外也

仲兄字文甫說　　老泉先生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群元吉曰嗟夫羣者聖人所欲渙
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群則是以聖人之所
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可為我

易之渙曰嗟既而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与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渟洄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大空不終日而行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蛇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徊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縠其乱如霧紛紛鬱鬱百里若一汩乎順流至乎滄海之濱滂薄洶湧號怒相軋交橫綢繆放乎空虛掉乎无垠橫流逆折濆旋傾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焰跳者如鷺投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乎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為文而不能不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温

然美矣而不得以為文刻鏤組繡非不文矣而不可與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唯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於此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以為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為口實烏乎此不可与他人道之唯吾兄可也

名二子說　　同前

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為者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為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者轍不與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亦不及轍是轍者善處乎禍福之間也轍乎吾知免矣

文與可字說　　東坡先生

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足以為君子乎曰未也孔子為問者言也以為賢於所問者而已君

子之居鄉也善者以勸不善者以取夫何惡之有君子不惡人亦不惡於人子夏之於人也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歟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張之意豈不曰與其可者而不可者自遠乎使不可者而果遠也則其為拒也甚矣而子張何惡於拒也曰惡其有意於拒也夫苟有意於拒則天下相率而去之吾誰與居歟則孔子之於孺悲也非拒歟曰孔子以不屑教誨者也非拒也夫苟無意於拒則可者與之雖孔子子張皆然吾友文君名同字與可或曰為子夏者歟曰非也取其與不取其拒為子張者也與可之為人也守道而忘勢行義而忘利脩德而忘名與為不義雖祿之千乘不顧也雖然未嘗有惡於人人亦莫之惡也故曰與可為子張者也

楊薦字說　同前

楊君以其所名薦請字於余余字之曰尊己而告之曰

佩玉而服黻戴冕而垂旒一獻之禮賓主百拜俯僂而後食所爲飲食者爲飽也所爲衣服者爲煖也若直曰飽煖而已則夫古之君子其無乃爲紛紛而無益迂闊而過當非盡君子小人之分於足与不足之間若是足以已矣而必爲之節文故其所以養其身者甚周而其所以自居者甚高而可畏凛乎其若處女之在閨也兢兢乎其若懷千金之璧而行也夫是以不仁者不敢至於其墻不義者不敢過乎其門惟其所爲皆止於足以已矣之間則人亦狎之而輕加之以不義由此觀之凡世之所謂紛紛而無益迂闊而過當者皆君子之所以自尊也易曰藉用白茅無咎孔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地非不足錯也而必茅之爲藉是君子之過以自尊也亦欲揚君之過以自尊故因其名揚而取諸易以爲之字揚君有俊才聰明果敢有過於人而余獨憂其所以自愛重者不至而也矣

張厚之忠甫字說　同前

蕭厚之忠甫樂全先生子也美才而好學信道而篤志先生名之曰恕而其客蘇軾子瞻和仲推先生之意字之曰厚之又曰忠甫且告之曰事有近而用遠言有約而義博者渴必飲飢必食食必五穀飲必水此夫婦之愚所共知而聖人之智所不能易也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恕也仁者得之而後仁智者得之而後智施於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間無所適而不可是飢渴飲食之道也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而孔子亦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夫驕且吝豈非不恕而已乎人而能恕也雖孔子可庶幾人而不能恕雖周公不足觀也先生之所以遺子者至矣吾不能加毫末於此矣然而曾子謂之忠恕詩人謂之忠厚以吾觀之忠與恕皆厚是三言者聖人之所謂一道也或謂之穀或謂之米或謂之飯此豈二物也哉穀謂穀米謂米飯則不可故吾願子貫三言而并佩之將有為也將有言也必反而求之曰吾未恕乎未厚乎未忠

乎自反而恕矣厚矣忠矣然後從之此孔子曾子詩人之意也先生之意也

趙德麟字說　　同前

宋有天下百餘年所與分天工治民事者皆取之疎遠側微而不私其親故宗室之賢未有以勳名聞者　神宗皇帝實始慨然欲出其英材與天下共之增立教養選舉之法所以封植而琢磨之者甚備行之二十年而文武之器彬彬稍見焉元祐六年予自杭召還出守汝南始與越王之孫華元公之子簽書君令畤遊得其為人博學而文篤行而剛信於為道而敏於為政予以為有杞梓之用瑚璉之貴將必顯聞於天下非特佳公子而已昔漢武帝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以薦上帝作白麟之歌而司馬遷班固書曰獲一角獸蓋麟云蓋之為言疑之也夫獸而一角固麟矣二子何疑焉豈求之武帝而未見所以致麟者與漢有一汲黯而武帝不能用乃以白麟赤鴈為祥二子非疑之蓋

陋之也今先帝立法以任宗室之賢而主上虛己盡下求人如不及四方之特瑞皆抑而不聞此真獲麟者也麟固不求進不至而有是德与是形此麟之所病也今君學道貌妙澹泊自守以富貴為浮雲而文章議論載其令名而馳之既有麟之病矣又可得進乎敬字君德麟而為之評

暨陽葛君字序　　王李士補之

暨陽進士葛君命名曰研者蓋取易所謂所以研幾者也命字曰與幾者乃餘就其易之說也與與幾之言曰始研之請也非特為一字之區區實冀有以勉我也願吏有告焉乃告之曰君子之學至於能成天下之務則神矣雖然非至夫易以研夫所謂知幾者則不能也蓋易之道也有由虛實皆可以設而遂近高下皆可以論故能極於三才性命變化之理道德之為體用之歸以見夫屈伸消長得喪損益之變而研之果不息於旦暮則自然知微知彰知柔知剛知隱於顯知小於大潛於天地之奧

窮而冥於其理眇於秋毫之難見而默知其展宛轉吉凶之際而毋與吉俱周流險易之間而毋與易會無已而為名則名成無已而為功則功立如此乃所謂能成天下之務而神者也昔者孔子弟子有顏回者自孟子以來有不可勝數之豪傑未有能過之者而回也纔可謂之庶幾於此孔子有不可勝數之德行以成天下之務而纔可以謂之知於此知於此則神矣尚曰有至神焉蓋至神者愈不可得而知也是則自從學之士子以望庶幾之顏回其度數相去如何其寥寥而自顏回以望知幾之孔子其度數相去又如何其寥寥矣乃曰尚有有心不可知之至神噫何其宏博高妙而不易至哉是以狹局淺量之世儒一聞其如此則恍然不知其何自以至而遂怠以止好高慕遠之脩士一聞其如此則躍然知其所以至者不過在我而愈厲以勤嗟夫彼世儒者其何尊也乃若脩士則其知之矣與幾年少而知斂其操筆為文辭則既美矣猶未肯恃此以止乾乾

執經以從先生長者質問大義而若余之部尚蒙其眷眷以不捨其殆有脩士之志也歟故余既與之綢繆往還而因字其名又推其說以勉之如此凡以喜其有脩士之志也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七十二

序

名字序二

六孫名字序　　　　穎濱先生

予三子伯曰遲仲曰适叔曰遜始各一子耳予年六十有五而三人各復一子於是予始六孫昔予兄子瞻命其諸孫皆以竹名故名遲之子長曰簡幼曰策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故簡之字曰業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易之始未有策也文王演而重之然後策可見故策之字曰演适之子長曰籀幼曰範古書起於篆而究於隸史籀始變篆篆隸皆成於派也故籀之字曰[illegible]也王良與嬖奚乘不獲一禽曰我為之範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故範之

字曰紳遜之子長曰筠幼曰蘖予始得罪於朝而及於筠從而筠生傳曰禮之於人也如松柏之有心也如竹箭之有筠也皆其堅者也故筠之字曰堅孔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為山者必蘖前無所見則未成一簣而止苟有見矣則雖覆一簣而進進而不止雖山可成也故蘖之字曰進予蓋老矣而三子方壯將復有子而予不及見之則已矣如猶及見焉則又將名之俟其長而示之使知名之之意焉可也

楊用之字序

淇水先生

心至獨也物至衆也聖賢以其心為天下万物之用而未嘗有不足者是宜何術也余不能言之夫聖賢之心躰道而一正已而不動万物由我而是不用我而非万物莫不用我而我無心於應天下之用此其所以有餘而無之者歟今夫常人則不能運其一心之至役其耳目之聰明以應天下万物之變用未足而

吾之所有者紛紛而病矣尚安能定天下之用耶請譬之于準準之爲器也天下之不平者皆待之而平者也準至獨也物至衆也以至獨待至衆其平常有餘而無不足者是何也我不隨物而動而萬物就我而取平故也然則準之爲用也與聖賢之術豈有異哉故欲治天下者莫大於自治欲自治者莫先於辨道而一正已而不動大哉術乎楊君名準求字於予予字之曰用之予以聖賢之術告楊君也楊君勉之哉君苟自治使其心端平復正身可以爲天下用則楊君雖無意於爲天下用而天下用之矣

杜漸字序　　廣陵先生

杜君山東士名漸少嗜學性澄淡不易語語笑予在循循若不自足予與之交且三年不甚見其喜之與怒也一日採字於予歸作漸說以字之曰舉世奚不漸夫也不漸也一入分而求定也聖人不漸也自誠而明者也不知不行不中不至不豐日月不以時而

然也履霜而堅冰首夏而清和寒暑亦不即至一抔土之多一撮夫之微山林之所以廣大也跡涉行潦乘卑而深積少而多江河之所以無量也呱呱而聚群群而童童顛顛而班白人亦幼而後老也故飛而上者先卑走而遠者先近物理然也非聖人學亦有漸也無漸矣其至故日月寒暑之有也山林河海地之有也有漸無不至飛走禽獸與人同也有漸有不至自止之也學亦飛走之亞有漸有不至戒之在止則長久而後見然真見也必至焉嗚呼哉請字曰子長字聽之毋忽河東王人今序

江子靜字序

上官御史

友人江君以其名存之求字於余字之曰子靜夫天下之動以靜為主神以靜舍氣以靜充志以靜寧慮以靜明其靜有道得己則靜逐物則動以一人之身晝夜之氣呼吸出入未嘗異也然而或存或亡者動靜殊也後之學者其始學仕既累於仕其仕也又累於進得之則樂失之則憂憂樂係於進退平旦而

起曰與事交合我則喜忤我則怒是喜怒係於事矣耳悅五聲目悅五色口悅五味鼻悅芳臭是愛欲係於物矣以耿然之身而所係如此行流轉徙日遷月化則平昔之所養者尚安能存耶要其所存尚安能明在己之是非與夫在物之真偽哉故君子學以辨道辨道以求性得性則靜靜則定定則明明則吾一於之來也吾無所增物之去也吾無所虧豈復爲之欣喜愛惡而而累其真歟君齒少才銳學以待仕方且出而應物所謂靜以存性者不可不念也能得吾性不失其在己則何往而不適哉

年月日某序

譚文初字序　西塘先生

天之初至高而已矣微日星寒暑雲風雷雨之行以神其化則徒高不能以自施而萬物之所資始者有所不大矣故日星寒暑雲風雷雨之行此天之文也地之初至厚而已矣微山川陵谷原隰陂險之錯以盡其變則徒厚不能以自育而萬物之所

資生者有所不至矣故山川陵谷丘陵之錯此地之文也天地之文固其自然然而未聞其所以文之者爲有以權其初也雖人之文亦如此而已矣厥初巢穴之居毛血之茹無君臣上下冕章黻彝則之設蓋朝野腥臊禮義壖坫人相爲類而與禽獸無樸野是以聖人惡其荒而懼其亂之不可已也故爲之仰觀于天俯察于地觀鳥獸之文與物之宜而制作焉爲之宮室以易其巢穴之居也爲之饔飧以易其毛血之茹也而民皆悅之而後爲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別詩書禮樂政刑律度量衡之具進退辭受跪揖拜起蹈舞之節有經有權有教有施蓋自伏羲至于堯舜歷夏商周而後大備焉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夫其歷數十君相去千餘祀然後有周之盛而傳之于今亦特其迹之可見者耳豈其所以迹哉若其所以迹者蓋與夫人偕來亦與之偕去矣父子之於親也君臣之於敬也夫婦之於義也兄弟之於愛也朋友之於信也是皆人

所不能以與我而我亦不能以與人者自盡其誠而已矣此之謂天資之善也其誠內也文外也恃夫所以誠於內者以徃而無其外此野人之道也恃夫所以文於外者以徃而無其內此祝史之道也故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然則人之初至善而已矣微君臣上下典章物則之設以經其政則從善而不能自治而萬物之所仰以安者有所不得矣故君臣上下典章物則之設此人之文也由是觀之天地人所以爲文者不同而所以文之者則一以文其初而已矣夫惟質勝文則野非去文而任質　也質勝而已矣文勝質則史非去質而尚文者也文勝而已矣文質之道不可相勝也況相滅耶是之謂文明而止故文有所起有所止文起於至質而止於人之誠詒副而已惟至人然後能成於天循於故無以故滅命無以人滅天亦無以其成於天之命者而放夫循於人之故者天與人不相勝然後文不勝質不勝文文質彬彬然後以之爲君父則堯舜之爲君父

豈以之為臣子則畢變之為臣子也故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矣然後治上下合天人和同高卑之際而使之無間也故曰星辰寒暑雲風雷雨得以順其道而天之施者以之大也山川陵谷原隰阪險得以安其德而地之育者以之大也君臣上下典章物則得以循其故而人之治者以之得也天以之清地以之寧人以之成矣是之謂經緯之道蓋曰天地設位而聖人成能者如此而已大哉文乎其用足以為君子之治而微妙玄深至於不可知之神也其初則明君臣上下之分而終則經緯天地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使文而忘其初猶之為日星寒暑雲風雷雨之行而遺天也無所麗矣為山川陵谷原隰阪險之錯而遺地也無所附矣無所附麗則無以自立而徒生成變化無窮如是哉故王詠者人之所附麗而自立者也可不務乎友人譚君名炎君子人也哉所以鼓揚乎人文而非文之質者也君固有其質而授以文之故吾字之以文初稱其德而已矣若夫古文

邵毅斯道

鄉試足以輔佐先編

而已矣詩云物其有矣惟其時矣文初勉之

王勳字重民序

齋莊先生

進士太原王勳之學士意在場屋前輩閒或字曰子功余改之曰重民蓋言王功曰勳而大事則民為重也重民曰請極其義余曰周官所記列於今學官重民能習之雖然嘗試以所學於孟子者為重民言而重民擇焉學之為王者事一也而古者取於王之事近後世託於王之說遠故不同蓋孟子嘗曰保民而王至其言王道之始則特在於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之間然而不王者未之有此取於王之事而近者也王莫先於仁義而為孟子之言者曰仁義先王之蘧廬止可以一宿事之破碎而後有舉仁義者不能放也此託於王之說而遠者也夫昔之所病儒者一節而俗異今為孟子又為莊子是二師也夫安得不離近易言遠難知則亦無感乎士之皆託於遠以慈同而自逝不

毋世有荀子不好學又非之然其言曰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過則蕩貳則不雅此兩君子者惟一師故不異而莊子而又甚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其塵垢粃糠猶將陶鑄堯舜故後生蒙鼓讀論語未半而爭言堯舜之上皆洋洋滿意夫堯舜且不足道而王何足言王何足言而民亦安有哉以往論之彼衛鞅安知王不知對孝公談何學而孝公時時睡不聽徹出而自矜大者曰其志難開悟矣此哉顧重民及之抑夫子聖人所重民食喪祭聖人固為王不為霸豈以是為土苴而先之乎故王功曰勳民功曰庸而尊聖人之所重者言之勳必自庸積此余所以學重民之意也道有終始之序故昔之學射者不學射先學視學馭者不學馭先學趨夫論政於不飢不寒之間而討功於無思無為之際可謂知所先後矣抑重民博習強記其文詞浩浩非七月之間兩集而盈者其必立而注之海於從政何有而士或以其所趨合則鈍而異之余亦所趨合則鈍者然譽矣

入室必自門也不可以躐也若夫子之墻數仞不得其門而入

有人焉適丘千巷縣而語其甘旨官倉廩室家之美不疑而又大

夸口如此匪穿窬斯託已其可哉大觀二年十二月序

李行之字字　陳了翁

古之好學者莫如顏子顏子之志願無施勞不欲我之所不欲

而施乎人以好逸而惡勞人情之所同逸則取之身勞則施之

人推之於取捨之大安往而不然哉此顏子之所不忍而學者

之所當思也於勞逸之際不忘克己累之積之習之熟之則其

於取捨之大豈有自私之過乎所謂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

亦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吾友李君名恕請易其字字之曰行

之推顏子無施之心由仲尼終身之訓無他術也在力行而已

矣任重道遠非一朝一夕之事自強不息終身焉可也孔子

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強恕而行其有不至者乎行之

端靜好學字所畏此終身之所當行者願更有勉焉

程頴字序　　芸閣先生

物之命於天未始有不善也如不失其養而盡其才則物物之美皆足以周天下之用而不乏今種禾於此播而耰之則同其荷矣烜之以日潤之以雨露又同其養矣及其既熟猶有善不善之差則人事之功有不齊者矣頴禾之秀也前乎秀者苗也苟非耘不茂後乎秀者實也實非耘不美耘之功常施於未秀之初而收之已秀之末則苗也秀也實也耘之功何有哉亦去其害之者而已友人程君名頴既孤易之曰居中一日告予曰已孤更名非禮也既不謹前則廢吾先人之命雖悔猶可追也然古者冠而字之今過其時矣而成人之名不可以無字願有謂焉予應之曰學者之為己不如農功久矣如擇其害己者先鋤而力去之則所受於天者可得而有也閑邪存其誠則誠之不存邪害之也克己復禮為仁則禮之未復己勝之也求誠而存求禮而復偃苗者不可也不耘苗亦不可也吾子尊命不忘哉

過近於矜矣是將有事乎叔長之茂之以至于秀而不可已也則吾子有請且將安辭請字曰叔仲

李公弼字序　　許獻

天下之人孰不願為材而卒至於不材孰不願有用而卒至於無用此其患在於慕望於外而不脩其中求之以立身之道彼其始輕視而不顧大言而自負有高世出人之念而若可以身任天下然其終或齟齬不遂而及其違也亦不能遂至老身長子泯泯而無所立天下多如此吾切傷之蓋昔者君子仁人欲立其身於天下不憂上之人不任用於吾而憂吾才器不足以當夫任用日夕淬勵操修勉強盡力致孝於庭闈之間親睦於兄弟之際比附天下之賢人才士與之出處游從切磨其所未至相待以信相告以忠其孝友之行譪然著於閨門而忠信之德無愧於朋友而尤以為未也博觀上世而周覽古今自窮乎四海之利病而必通乎万事之變與仁義道德致君澤民之術充

溢貫穿於胸中海涵而地負覦天下之事吾皆足以當之而無難且不敢汲汲求用於時何者道在已而求用於人吾知其修於已而已矣夫苟惟知修於已則所謂在已者吾處之宜無不可無用之感也此原憲曾晳所以甘處於貧賤之中而閔子漆彫開所以不願仕於當世者非狷介自盡而亦擢其修之未至而不足當天下之士也今足下之名公弼其志在於用也夫廟堂之上討安天下以輔弼其君非有甚大之德業與過人之才器未易當此而足下詞章未可以任天下之事而願足下思吾前所陳者務以修飾其身請字曰仲修足下其勉之以副吾學足下之意

文安國字序　豫章先生

洹水文安國悅虎豹之文方雕其毛而澤於南山之霧兩將以希聘文之恩致身為萬乘之器黃子字之曰子家而告之曰學者是也不及質盡嘗與言其本雖物不同量吾不以化而欲奏

族庖之刀可以[illegible]其才者也事見君為容悅安社稷以為悅

揭日月而求之四方其去道遠矣至於以詩禮發冢疲於世故之追胥而反於家人藏器於户牖收息至踵則萬物皆投弋而受命矣一人失家 不免鄉曲笑天下失家恬以為當然吾欲莊語恐以此得罪困於石據于蒺藜與不同量者為有方者也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與不同量者為無方者也此兩者同出於安而危之始也女巧組紃雖若雲漢衆雌而無雄者也故莫若歸求其本質之柔者能有所不為則剛氣之弱者不從於無益則強知柔之剛者觀水知弱之強者觀弓弛以此嚮道六通四闢而安樂以天下為無略之域子之家也又安用建鼓而求之詩云予室翹翹予尾脩脩風雨所摽搖未聞道之心思物不徹隨流而善墮不倚則亦出故憂患之風雨能傾動人吾子勉之矣

陳師道字序　　同前

師道陳氏廢壁達城字曰無已我琢爲方乘之器維末王明我則是我其師道者印水而爲波高明一路入自聖門觀已無已而我尚何存入以萬物寂寥法窟伏與用其律其入無底其出無窮是謂要妙意緣陳子在汝後之人則不我敢知我觀方世未有困於毋而食於舅媢息與於外舅無以昏書文章肅脂士之號窮屋瓦無壯造物者㝡而天無壁以爲牖不病其傾維有德者能之

李德載字序　宛丘先生

表弟李成甫名公輔告余以不安其字也求易之詩不太乎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無棄爾輔員於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夫車之所載或安焉或輸焉繫之於輔之棄與不棄而已則輔之於車功亦大矣雖然輔之於物有功於車而非車也考一車之物而輔不與焉然正大轡謹輪輻僕在前馬伏軏而輔不至則車不安登險而憂傾涉淖而憂濡視車中

之載如寄物焉且天下之物固有不相有而相須不可域而拘
成者豈獨輔也哉千金之裘成於工人之寸針南越之箭激於
飛鳥之遺羽火蘊於石而金發之兵切於霄而甲犯之故其在
人則學是也夫學之於人非性之所素能也而性不得學則不
明故夫子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夫人之於天者其
道素具矣四端之於我非外鑠我者也堯舜之於塗人其本則
一而已彼爲是堯舜塗人之別者學不學異也性在已學在物
自外而視之相去亦遠矣而堯舜由之物固不能無所待而獨
成哉夫學有道道有序循其序而積之者行而能遠涉而能高
天下則鳥獸蟲魚器材服物之理無不適中則調身正家治天
下之業無不立上則達性命通死生官天地府萬物獨立於萬
物之上而無與爲偶而學庶乎至矣雖然有患忽小而務大躐
等而求至者吾恐之久矣自燕之秦者必之晉自魯歷楚者必
歷衛矣天下之所共由而不能越者也夫無見乎小而能明大與

不涉乎等而能速至者其可信也哉故保性以為車力學以為輔而載爾德焉則周流天下倘徉海外以求子所欲其有不得者乎子以德載易之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七十四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七十五

序

名字序三

張覺夫字序　　苕溪居士

自形而下者言之高者必曰山深者必曰海謂山高幾尺海深幾丈則未免於億計耳然不出於度量則於尺與丈何適乎至於錙銖毫髮不差則要矣山果高幾尺海果深幾丈邪推古人真積力久推其自得之學以就聖人之事業則未始不若合符聖人之事固不可以形論則終見之於形者以其器耳以形而論如山之高海之深猶謂之億計而聖人之事業乃如是是器不可以易也今夫曲直長短圓方大小置之安則安置之危則危左右上下惟吾所命此器之不易者詎不信哉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曰予天民之先覺也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如已推而納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此其器也古之賢

德之衰桀之不道人知其必亡猶就之就之而不售則去而之
湯比五就而卒爲湯所用何哉非不知桀之不足與有爲也猶
幸五君之或能用我用我桀乃湯也湯非不知伊尹也亦五就
而後用君子未嘗不謹未嘗不待時而後動知伊尹之必能相
予弔民伐罪亦必至於五而後用既用矣蓋有所待也其後宗
咸有一德克享天心遂濟其美以成其事業則其自任之重得
不謂之若合符節邪非獨伊尹也凡學者莫不由此故曰學之
爲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
學不爲王者事不得謂之學秦陵張君仲先字覺夫以其名問
其字於余余以是告之覺夫明爽高邁雖在場屋而不專爲場
屋之學旁採密取自殖物而名之將種種皆入吾用而後已家
世以文章行義表見士大夫間零陵之漲海久率知之而覺夫
乃資其天得以負荷家之傳故攬而達之以見於事業則夫名
之所因字之所訓其可得而已耶苟不已矣則伊尹之志其遠

識勉之余雅植自以俠崇禎五年五月二十八日苕溪居士序

俠孟字美序　馬學士

俠君名孟字美求予亮學之說餘不得其意而謂之曰君以夫字孟者豈慕灌將軍仲孺之爲人耶君以孟自名者豈慕劇游俠之爲人耶二子非全人儒生德士之所諱道也余謂人各有所長甚非一介淺淺之所知摧鋒陷堅決死雖敵名聞三軍勇冠天下不喜語諛而重然諾此灌將軍之所長也剛撟不遜罘敢犯上使氣盃酒之間乃其短耳吳楚起兵而向京師大將軍得之則知諸侯之無能爲使諸侯得則大將軍必以爲憂一人之身爲兩軍之輕重此劇游俠之所長也起匹夫之私不顧國家公議乃其短耳吾欲剔去二子之所短而取其長持以贈君幸君無辭而受之可乎余與孟同鄉相悉也知孟之爲人氣直而貌質行方而言謹與人要約勇於必信故喜取天下之偉士爲孟微揚而稱道之雖然余因孟切有所感矣今孟乃趙人也

古稱燕趙多慷慨謀略之士吾欲登大行之顛遊邯鄲之道觀井陘當崔之險放聲而悲歌大聲而起舞劍鳴股間精傍射出嶔峩乎燕氣必有感者恨以羈縻未能也孟若還故鄉千万爲我道此言囊中之錐脫而立見者其誰乎賁郤之間屠傅之肆尚有昔時傲放之叟若乎廉藺奢牧亦有遺種可以將六措乎如其舊態尚在乎爲望燕山之故壘悌易水之悲風孰睨乎沙漠之北此亦可以動心否

俞彥明字晉叔存　同前

日月星斗之明非不煒也天下不以爲奇驚水函太虛鐙玻幽室非不熒徹也天下不以爲奇驚物之抱負盤礴而藏於深谿塵壤之中寂寞之境抑遏拂鬱終不可設而將吐火經衝射天拙天下之人殆驚以爲神奇吾友乃江南豫章人也請以豐城大嶽之墟爲君道牛斗之間江漢之表昔時有異氣虹光氤氳盤薄吹衡杓端而奪之色此龍泉大阿之精也龍泉大阿天下之神

劍也固當決浮雲截沉波刺虎南山膾蛟長橋成湯苑塵河海
有燕脩我天王之庭斬佞臣之首提攜四顧問天下事詎有不平
者乎此劍之得志而遇英雄之人壯烈之士取決於一時也今
沉埋而在敗垣董鍋之下是其氣不得不暴露而貫表非以耀
世也乃其不可遏有如此者耳嗚呼士君子得志而在郡鄉之
出事業昭著天下之人以為當然不以為驚至於懷負利器鬱
鬱而不得展時因感激乃見其力故其可喜可愕者多發於窮
時吾友自弱冠之時已能飛文小庠取聲名於場屋中今已及
壯矣其間於輸鞅跋前疐後其聲華若有蔽之其咎也若有
傾之豈非天欲大盛其而使之發精偉也乎雖累遇窮不盡前日
執事相許以友又謂曰予其字我而併序其意敢取勵勵齒
之舊事聊以相感君其自磨勵無負于衆乎將見張書當奮戲
士有為嘉賢擢者矣又將見西山之岩之高崋陰之峽有以拂
拭君者矣煌煌燁燁奪人精爽其見有日矣書之象曰君子以

自明明德惟自昭而進不可掩故字彥明以晉叔云

漢嘉楊循秀才字序　王賢良

顏淵有言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嘗謂道有小大有正變學之者自小以及大自正以及變然不可以躐至必有叙而後進之引之以至於其極而後已所謂循循然善誘人也孔子阨於陳蔡召弟子而問之顏淵曰不容何患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與之已而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不曰仰之彌高乎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歟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不曰鑽之彌堅乎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聞諸夫子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如之何子之往也不曰瞻之在前忽然在後乎回之不容何患其心固善矣不容然後見君子則必有見而後樂也道無外也必待有見而後樂是未之見道不樂然後樂貧不及門以能不以外物爲患至於不忮不求

亦足矣此特志物而志於道可也其於得道而存物未能也故曰何足以滅不善者不入以爲君子言也至於忍人則不然蓋有恃而爲之者矣磨之不磷涅之不緇安往而不可哉弟子之求夫子期於剛也不知夫子之及後也蓋有所恃也欲能得其所恃必不正也雖變可爲也是皆有之以至其極而後已也昔孔子之教人必循循而後進之後之學孔子者亦必循而後進可也楊君名循求字於余字之曰伯成蓋推稱之不詳領也群衆之不能私也天下之不能易也夫是之謂使學德操然後能定然後能應夫是之謂成人此道之極也不循無以至焉

諸子名字說　王臺先生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反是墻薄亟壞酒薄亟酸未有厚而非善者也未有薄而非不善者也積乎汝宜擇哉故字積曰伯厚書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稽乎乃以常學而仕矣稽田敷菑之譬也其敷而斂之則以至其故字之稽

曰伯繫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書曰天秩有禮禮者人之大常也秩乎手權故之不由禮也故字秩曰伯常若字曰柔弱者自生之徒也又曰物壯則老是謂不道抓自賢字必危履深故逹善用弱者也釋乎訟余兄貴腹字也故字揮曰仲孺字生甫十五年而生稠何其艱哉畢方之姃任也遇屯之比人扎必蕃昌繇之子孫衆多且大蓋自乃始稠乎子孫蕃矣故名稠字仲乃而爲之說六

史見可字後說　同前

史君名炤舊字見素師安禮易之曰見可其說以性天之照於學術酬酢進退之間能見其可以至其不可其末乃及孔子之無可無不可不執一見以明君子之權焉呼盡之矣然予於此竊有妄焉故廣其說曰學術必正酬酢必理進退必義所謂見可者見此而已而酬酢進退二者之可又先在乎學術學術正焉泣夫天地之間無不可若於酬酢進退有迹則見可不可易辨

術有道則見可不可難酬酢理不可窮則遵變事而不知其權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進退義不可需則進為干利退為求名故白易見若夫學術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者為是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者為不正而有欺人焉竊其近似者以為正言偽而辯足以亂真順非而澤足以惑是上以熒惑人主下以鼓動流俗舉天下皆從之而莫知其不正此孔孟之所謂鄉原而子思之所謂無忌憚者哉故曰難見中庸曰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爵祿可辭君子有時乎不辭不以為貪白刃可蹈君子有時乎不蹈不以為畏蓋以求合乎中庸而不為苟難也小人亦不辭爵祿不蹈白刃竊中庸之名而其實則貪且畏也孔子之無可無不可與所謂權者皆君子之中庸而小人則似之而非也夫能持君子之正而後可以行君子之權人必先能立而後能步能驟正者其立也權者其步驟也未能立而能步驟者吾未之聞也噫學術之不正而曰吾所守則

孔子無可也無不可也權也此救人求售其邪說而以遁巳自便也子之所惡者此也見可其亦難之

張光祖改名字盈之序　　龍溪先生

古之言立功名者必曰才與識然處之以貧賤則歉然而不滿引之以投重委難之地則踧然而不釋及其得富貴則又昀然無以容之也如是而能引重致遠者寡矣然則功名豈才與識之所能獨辦乎蓋才能用於有為而不用於所不為識能用於有見而不能用於所不見至於深沉宏大非淺中能窺　識者其唯量乎然天下之量固相遠矣陰陽水旱不為之消長風濤潮汐不為之動搖縱納百川不為之變者海之為量而無所待者也虛焉則欹滿焉則覆中焉則正者欹器之為量而無所待者也然量之有所待者能慎而持之則無所待者可以循而至其所以待者然有道乎養之以氣而銷其驕節之以禮而鳴其謙蓋將有大者焉孔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

大受而可小知孟子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以我之浩然而使在彼者莫能抱何往而不可受哉非孟子之至剛大不能為孔子之大受受大者其在於既盈之際乎乃若夫至大者則自善持積之而已故君子多者不可不學也我婺源張君從子游秀整可喜求更其名故名之曰大盈字持之而告之以量之說

何渠字序

陵陽先生

何議郎有三子伯以儒術有聲士大夫間仲為從官天子器之獨季未冠未仕求名於余余與議郎居同里又同姓義不得辭於是卜日選時以渠名之以文度字之又告之曰若知渠之說乎古之君子將有言也將有行也必先立渠焉然後從事日夜忖度於心曰吾言吾行得無不合於渠乎幸而合則謹守之不敢斯須離也故言有物而行有彛至其久也縱口之所言任意之所行不與渠期而自合矣仲尼不踰矩用此道也後世君子不然曰言無有不善行無有不純尚安以渠為哉不知有人焉

陰持古人之集量其所不合以竊議其後未六七十而踰矣此聖狂之辨也蓋梓人之為大至畫於堵不盈尺而曲盡其制閱其所操持則繩尺而已梓人之集書之所謂也集乎集乎小人所謹君子之所畏乎審能行之則無愧乎文度矣癸卯歲五月九日

獻猷二姪字序　曲肱先生

十四兄名其子曰獻而十七兄之子曰猷使其為之字其自頤在宗邸中最無肖以兩兄命之嚴而不敢辭惟我祖少師忠孝立朝名在史簡諸父克繼以大家聲十一叔父爵不酬德壽不愜善然有六子以壯門户十四兄著書立言可以垂世于戈之間市利措義經術盡廢人務為速化兄獨閉門吉人相守十七兄澹然無營名教自樂無幾所謂吉人長者附炎背凉趣有謂無彼不自愧謂我非徒君子恥之吾亦獻與猷學非後學宗以私于祖若父與兄里評清議予言定吾亦知名若之意乎自昔伽

於名諡曰猷古賢之謂也凡經所謂猷謀而當於道也兩言之亦謀也亦道也二字不必遠稽古人考𣪺其議能如尒父之賢以光其先無愧於猷矣字曰載賢能如尒父之安貧守道履踐家法无愧於猷矣字曰善道惟猷識慮清明猷志氣剛重名實歸之于將尒責其愼其戒謹尒名字聞善吾采聞諸吾修藥石可喜好必勝已遠仁无師費書无業嗜甚近禍敵焊收然叛賢離道為名字者紹興八年九月丁未日書

孟聲遠字序　横浦先生

紹興庚申余謫守邵陽尒人孟鏗寶為推官飲後過黃堂議公事見其詳審通悉倨宇閒極靜素余心愛之退而詢其性行或以告曰不專場不茹葷屏外物素雅不与人往還每歸舍瓶水爐香蕭然如一老比丘也未七八十日間余乃以憂罷矣余如古含丞相心泣血不復知人間事服除孟鏗寶欲訪余於海昌余得其不忘余也乃問之曰子學佛乎曰否孟子好章學乎曰否然則

胡為不學不如葷也曰鉅性不樂非有它余曰學所以明人倫
聖莫如堯舜周孔而畢而把如葷乎欲何為乎人倫之大莫大於
三綱而夫婦居其一其可忽諸子其剃心從吾聖人之道皆清
徑行非吾門所毒亦豈余所望於子哉鉅曰諾謹受教後十年
鉅為靈壽縣官又訪余於橫浦曰鉅已娶矣已若董矣敢與之
楦議論極有由致余愛之有加焉後遣記問寒溫輒字之曰吉
遠蓋因其名以取義也書來問余所以字之之意余答之曰夫
聲之遠者必有其實也是以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非好名也
悲實之不充也何謂實不愧屋漏不欺闇室以此治心修己以
此正家為國以此佐天子平天下直聖人闊域中者實也苟乃
激揚名聲以相提掇以為獲世乾俗之具非余所聞於師若孟
子曰其涸也可立而待也夫何遠之有子為鉅請紹興癸酉清
明日范陽張某序

農人治田有耕有耘耕所以起土膏也耘所以除惡草也夫土膏以滋之无惡草以害之則苗勃然而興矣千倉万箱以享以祀歲之豐焉君子之為學猶治田也始則耕以養其元中則耘以端其本終則治身齊家治天下無不得其所焉王大夫名其子曰耕曰耘自請余字之余恐耕而不獲也乃字耕曰養元耘曰端本嗚呼耕乎未忘所養乎耘乎無害其本乎儻念于是則大夫所以名余所以字者不妄矣不則余何敢言

艮損二子名序　白雲先生

開封陳栝獨秀業進士之暇頗嗜古學以先人師事伊川先生聞其風而悅之意雖當有聞者見礼甚厚無以塞命乃告以先人嘗為易與中庸之斈時獨秀方得一子因小字曰易蓋欲堅其志於易也後數年示雖以二子字易者能拜復誦書易幼方乳哺屢雖成名於易不得辭雖乃名其長曰艮字伯時次曰損字仲脩大抵學者不過一道艮損是已孟子有言曰人有難大功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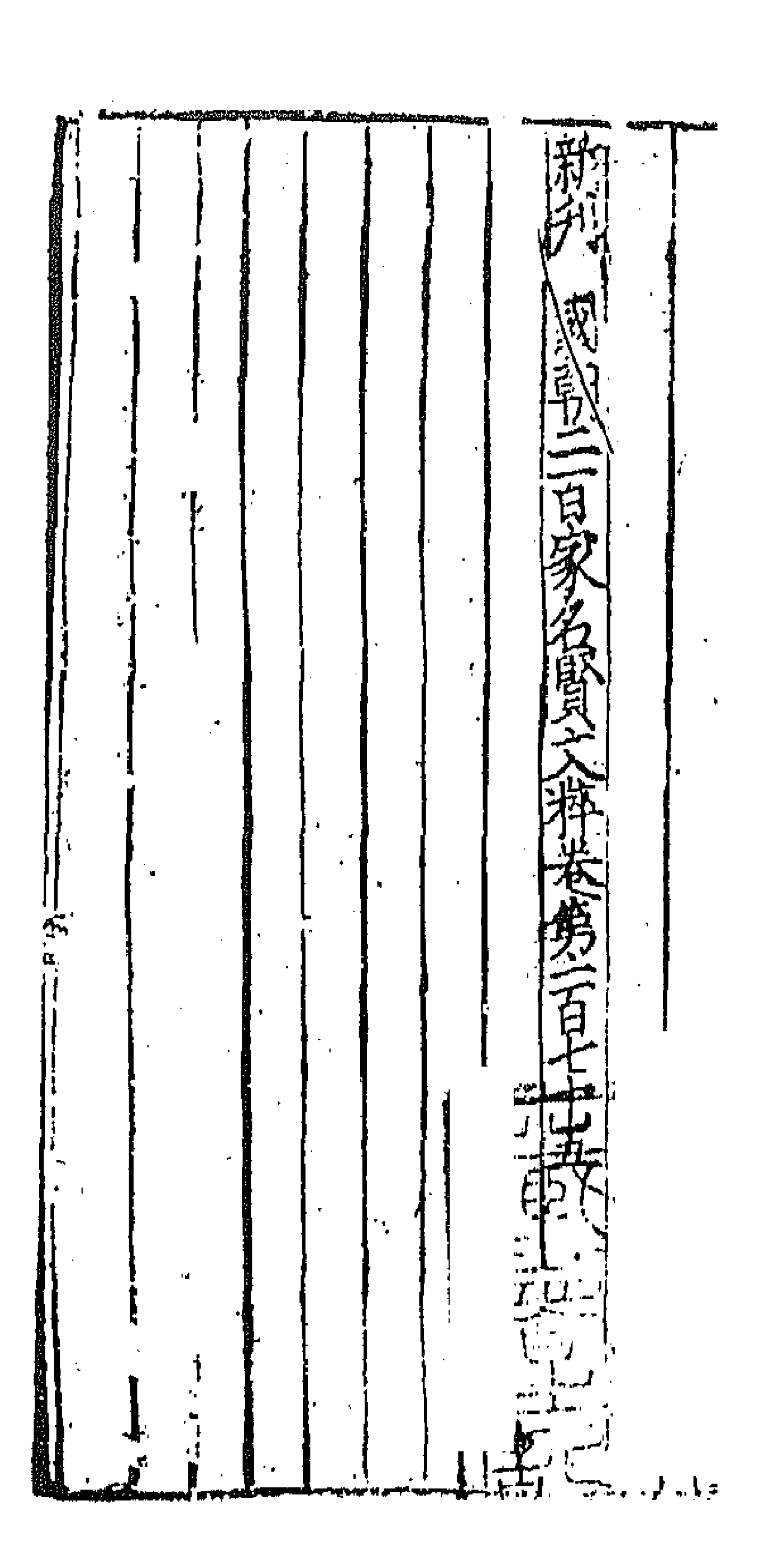
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之放心而已矣夫有放心者蓋不知艮之所謂止也知艮之止則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安知所謂放心也哉借使不能早辨遂至於放而失赤子之心此聖人所以有貴於損也損之象曰君子以懲忿窒欲夫自忿欲而言則心之所以放者忿欲也赤子之心所以失者亦忿欲也懲忿而窒之則無放与失矣是損其放而不爲放損其失而不爲失故損象之中亦具其止義學者不有止於艮必有窒於損則無孟子所謂有放心而不知求者矣且伊川先生聞道於周茂叔先生者艮也先人始聞於伊川先生者亦艮也雍之聞於先人者艮也所以告獨秀者亦艮也故以艮爲先然六十四卦必先自得其一然後觸類可通此來獨秀論易於損有得故知公之易當自損始乃以損次之必至動靜不失其時則艮道盡損德之脩則損道立是以艮莫大於時時而後有其損莫急於脩脩而後得益雍也衰病如此不復見二三子成名獨秀以

義方起之他時不負吾巳一人今日之言善也紹興庚戌歲四月朔河南郭雍序

程孝嚴字序

洪内翰

洮椽程君移忠字曰孝嚴謂其侄子洪邁景盧曰吾我是說邁拱而言曰自有生人以來至于今不知其幾千歲所謂忠孝二道如天如日章章不可揜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治斯民以詔後世日用而不自知者舉不出此蓋吾與子服膺簡冊昏[illegible][illegible]洛[illegible][illegible]則不敢解其何說之為雖然吾嘗聞之矣孝嚴先大夫稍有曾官不肯仕不解帶直來不下者七年既卒哭泣斂藏者豈而與毅三女弟卷卷擬惜惟恐不足稱其日嚴膝下之道蓋未嘗少分於生死間苟移此心以服事公上他日明詔一下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者非吾子而誰子勉之孝嚴方謝不敏而乎書以為序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二百七十五

雜文

賦一

聲賦并序　張文定公

聲賦之作豈拘模限韻春雷秋虫之為事也蓋取諸聲教之文王化之本苟一所補不愧空言爾賦曰

罔象迷冥大爻忽生混兆初竅呼然虛籟爲儀吐形萬殊英天機動則運而為声故形有美惡焉聲有小大焉伊物類之動作俟人事而無全至于大雷隱空萬竅號風不為之隆息動磨察羽足動發於為之末未若人声為天通功為物長雄口吻之為義欲繳郤攬機之張騰凌鴻濛其所闡者羲黄唐虞繼而至宇宙與其神造化與其智在声之偉也得不回天而動地觀其得一之政清清泠泠京寂洗瀛方類聽之如醒而醒仁信之際濟濟洋洋呼道披徳方類聽之如日破黒曰礼曰義相斯而

建鼓鼖鼙悸鼓怒者清耳力類鞉之如秋得喜慶成五老聞而悟
猶曰是何聲變之聲也如此九道交亂華夷和歡奏動昇昇觀
宮度多真在物也照照赫赫方緣和同乃繁響晝吞天之功其
在人也乃心氣平乃口宣騰雲問八安吾君之声故知五音八
声声之披坎金石絲竹声之器歌若天木正而声少清何肯動
天地祇鬼神而有諸三王迭生異業同声鳴兮寡態呼兮得精
儀事以之繁會拮風為之矧清作礼者有周旋之矩制樂者有
大武之名故聖人之音壓妙銷金壘人之治屏若流水加以商
律夏癸行无轍勳憤然沸空温娃盈耳民不知告政声遠毀幽
厲繇作心胡可度罵辟者衈胣和偽者冥錯鼓鉦之響胃曰恥禮
義之風日逋王道民政潰然投棄改平王国之音聚為終身之
樂泰柽一声天摇地坑狀薪火烈若注海傾河考聾林拼泉山
回紫基竊幽會叀鞭靈雷出聖愚儒四海咳孙刃剔工命痛脳連
陋於是民失其善怨口咄叅野薄其寡荆傣斷風刑失其姬民

哀冊沂兵失填委死爲怨鬼故怨之爲氣也散爲冤聲積爲也
雲閉鬱六合陽靈不暉怨之爲聲也烈風相倚怒濤兼起鬼哭
於郊神號於市川谷爲之鬪擊山巒以之崩圮陜昊一呼而宗
社瓦毀天窮地終飄聲不已洎于漢唐惟高皇光太宗纘堯開
元嗣皇昔智冠絡古氣凌昊蒼肩天遇逆即動盪於八荒按劍
大呼即交映於中央借力者秋獻勛聲者賢良亦不能賁仁義
於迩奏使道德之擊揚擁高素之餘韻不奮厲之聲芳者也夫
兆我后凝神定思誠求理致激麗若則爲難於易惟禮是崇惟
仁是聲叩乎杳冥清淨以聽聞古寰咸皇心大平次以忠良是
雅息嗟吁之聲不肖是黜息嘂謳之聲均物側隱息哀怨之聲
厚此薄彼息流亡之聲四人是別息淒兢之聲焜許是殲息寃
狂之聲道德是守息兵革之聲人勞是恤息彫瘵之聲小人是
遠息邪佞之聲正音是奏息怨懟之聲奇哉壯矣粦粦磐磐致
音護之調下覽虞堯之頌軼浩浩蕩蕩無得而名謂之韺英揚

照灼於上賢、愚既歡且謳鳥獸蹌蹌而飛踴躍信下土吾於
一寰莫有生而同樂余欲引聲而作未知何若

諸葛臥龍賦　　田諫議

大漢既衰天下大亂英雄競起以圖霸豪傑爭馳於良據江東
有孫權之強梁關中有曹操之勇悍雖蜀郡之險阻有劉璋之
闇懦留東海之徐庶薦孔明於先主其人自比於管樂其迹尚
耕於壟畝負霸王之大略每謳歌於梁父可以盈就謝以邀取
若應龍之臥淵候良時以為風雨雖負主之得豹變幾君之
若虎儻獲斯人以為用可以爭強於中土劉備乃往詣南陽雄
圖御惕功兼稽遲而賾非往旋佇從以蒼遑豈徒貴其固聘珏
璋實欲尊之為謀主而制敵貴之為尚父而圖王一之日聯欲
復其閭有其牆殊不知彰君千里之迢遥浩如重泉之汪洋人
在其外如龜如鮪如鱔如魴不敢游其窟宅不敢逮其輝光乃
退而歎曰信先生之道出如龍之方卧也二之日闚其戶闐其

人人雖覩而難趨跡雖邇而難覩自覺其門若河若海若潭若
津不得見其最靈不得測其至神又退而歎曰信先生之德也
如龍之未易識也三之日外其堂入其室仁干森植義櫓駢比
疑波神衛衛而洶湧謂水怪環周而蹴踏見其以道為蹤以德
為迹以文為鱗而梯梯以武為鏡而奕奕將往夏存河漢可御
以天飛尚獺兼公豢龐初關其凜質我於是以充悅為雨以澤
須為風動其倜儻鼓其英雄遂慷慨奕攄而崛起以縱橫籌略
而相從亮之遇先主也若龍之得水備之得先生也若雲之從
龍所以躍於吳騰於蜀帝主其心日月其目張飛關羽為吾之
股肱趙雲龐統為吾之爪足金鼓為雷霆之威甲兵為風雨之
速旌旗為飛騰而常舒斂鉞為鬚鱗而難觸亂則飲於渭水後
獵蟠於斜谷觀其奮首于魏拖尾于吳將欲騰躍於秦京與鎬
京宅於東都與西都然後以燕趙齊魏為河海以荊襄楚越
為江湖故得以變中波馭海內鼎沸馬超韓遂之流袁紹呂布之

類岩巖蟠奔走而爽騰比魚鼈黿沈潛而屏氣豈謂天賜吳以社牛之分賜魏以咸鎬之國賜我以坤維之地俾我與鼎分之域旣天命之所授豈人謀之能克漢江沱江亦足宅其西閉梁山劒山亦足閉其東出方欲修其德述其職將上請於閶闔冀卞并於華夷變三分之國為一国變漢水之池為天池復火德之世祚續炎精之絕離俄而上帝有命碧落言房刓御攀騎以何及讙周仰首以無依出靈其神激懼其威揚儀鳴鼓以震恐晉宣我騰以奔馳至今岷山之側渭水之涯南陽之草木西土之湯雖或烈風之飄飄或暴雨之淋漓猶疑其蜿蜒在瓏而陰騰是可觀陣圖者見其規畫讀国史者想其形儀信奇士之遇主實千載之一時春秋日以龍紀官晉曰為龍光比葛亮之攸當

有物混成賦　王文正公

妙物難模先天有諸者自無名之始生乎立極之初不縮不盈賦象宰窮於廣狹匪彫匪斲流形罔滯於盈虛原夫未辨兩儀

中含四象雖欲兆於形質曾莫知夫影響間洪纖而莫得負奥胚渾考上下以都忘孰分夫壤及夫大樸將散三光欲萌清濁待茲而一判昏明由是以相生然後品彙咸覩用作有形之始淳和外哉或知至道之精是何小不隱乎纖介大不充於寰海配一氣以冥運亘終古而斯在縱陰陽之推盪我質難移任變化之紛紜斯形不改豈不以有者貞有之室物者生物之先質搜而兆朕斯顯寂聽而音容莫傳得我之小者散而為草木得我之大者聚而為山川視焉且無詎深蟠於厚地摶之不得疑上極於高天本自強名誠難取類其始也本出无而入有其終也亦規天而矩地既不能指掌而窺又不可因人而致明君躬之而成化則所謂無為而為君子執之而立身亦同夫不器之器無反無側神之聽之諒潛形於恍惚實委化於希夷傾敗何由固秉持之在我剛柔有術將用捨以隨時今我右掌握道樞俯張天紀將窮理以盡性思反古而復始魏魏乎執大象之撫

域中造物者之深旨

天壇觀禮賦　楊文公

客有嘲臣曰夫飄飄之氣能賦可為於大夫蕩蕩之道不說見嗤於撰采當今景炎霞赫休嘉奮著礼有同節會冊後丞合典寢啟謳謠藏路子骨奏伎於玉堂之署考詩籍於道家之山智効乎官職隸業乎雅頌烏可後淵雲之材寔怯游夏之指攢識臣應之曰大明升中螢燎息眾廣樂合変已歆絶響曾皇上帝濬明之德探述作之奧堯文惟煥禹聲為律二変以至於妙道群臣絶望於清光而敢飾枯槁之姿呈露於左壽持鈍瓢之質唐突於玓璘斯固不知量而任其責矣客曰不然海以善下故號為谷王山匪讓塵要酌於天極坎亢離雉奏亦外於樂府沿近纖植皆參於廟藩稗官之說列于麗内之藏游董之謳備於清夜之誦矣客言志斯為樂職亦奚畏於各耳臣應曰唯唯皇上御天下之二十載也守宇嘉靖斯民樂和邊庭卧鼓武庫包戈講

萬樞而俾人存彝倫而可歌南踰銅柱西亘金河北弥狼望東
越鰈波四表之垠咸被崇朝之澤匪頒錫嘉生於庶士均壽耆
於中何張旃篤壯兮篤鄉坎徇鐸群于兮脩國教恤人隱兮如
納於隍撰道樞兮以觀其泌弛蛩之惠兮洽于懷生非泰之磬
兮外于有昊交感兮惟微盖高兮必報先是景德之夕也宸閱
謂寅齋居絜清脩令乃慎觀壽中程息偃寧處希微皆徵猶耆
水之感爲夢同金人之翔漢庭戒期晤語錫瑞幽經真洗心而
享禋畢循文於紫清燕覽輿議屬國封事旌頭先斷玉牒不祕
采倪寬之節文述吏吾之所記斷阿閣之祥房追縱乎七十有
二承統得天勤崇高世復以嗣歲詔蹕中皐桑河發芜靈坤制
位西顧相歡遵車宿戒八表外祇貳觴遺味醴粹格于青靈恩
霈淪乎骨髓伊明祭之並脩兮弥小心而抑畏聲字多歡西清
燕閒眘志懷於赤水邈馳想於姑山至靈不測秘感無閒同傳
嵒之夢寐兮駐列御以盤桓先期之庚甲申戒太一之威神下

觀坐乙帳兮岑寂望珠庭兮太息倏御氣以旁戾忛排雲兮絕
迹撥水循滑甘旌霓路躍迷百世之瑨源系九清之臍極垂誨詩
詩嚴肅赫赫語秘兮珠囊專傳兮金策稽尊祖之玉憲兮享自
天之純錫祇通洪應介福甚盛稽群言違徽稱達淵衷昭默完
荅輯貺之惟幾擇元辰而申命歷吉習祥首旅居正講儀物而
有容勵齋明而執兢若夫紫虛定位星機宅粹典諸神之秘圖
主九陽之生氣象先之賾兮至寂而誰知睨寶之精兮常明而
絕異總御人靈權司命紀強為之名尊無與二惟崇簡綠文兮
于以宣其音旨惟琳闕絳房兮于以象其奧秘謂大載之無聲
兮其言大倫謂帝居之既邈兮其應孔迩皇哉監觀嘐然矣止
伊履皇之錫祚兮瑞如山兮交委又加人皇典世天歷允歸誕
與刑馬之禮財成外[illegible]
煥彰璀玉理標奇稟五精之雄運
流三百之英威外神明化窮變通微奄九天而受職主赤符之
肇基期九垓之汗漫兮交千年之今威挹浮丘之霞袂兮賡西

丹之雲軿乘颷車於空濛提生籍於大微右序皇曆輸祉本支
嗟靈神之垂裕兮應如響而弗違非夫合德之淳懿凝祐之蕃
熾積累之淵厚懷鑒之尤異即何以恢悏大員訖寓以昭夫顯
諟顯禎高真降格以敷乎明晦休徵叶晃福同貞期啓精靈誦
包衆志而惟一保大盈而若沖清心而欽冀錫類以豐融乃賡
逮乎真嗣以萃乎子民之勸功乃增飾乎壽壤以昭昊靈命之
所從乃範金而攻玉侔昭像以致恭乃薦馨而陳信載令甲以
辨窮稽樞電之騰精式表乎號榮聲輿之所括咸列乎閒閣
置官局而寅奉著節物而有紹恭默以玩衆妙而無極吉蠲
用享監二代而作程味道之腴配天合符念美報之斯在必濡
名而與俱內以盡其志當嚴其稱謂動以觀其變必包其美審
夫天之稱有九名嘗不究其厚道之大居四局嘗不極其摯摠清
襟考宏議抽大猷研秘思疏淪以虛心登閎而立制與若疑始
混天盤古開先判一氣而有象裁方靈而既甄肇司符契豈

毓祀韡曄彼蒼之正色毛中黃而定位蘊妙樸以無名醞炁母而

不匱緜緜若存皇皇帝乘六龍以御天首庶物而出類蓋宵

晨之嬴命也茲可以撰德而比義又如濯濯炳靈矯矯儲精周

游閶象出入凌霄翊帝宸而御辨宅天極以揚明飛十至正司

人之命冒九域以頤臨保群生之安定大庇皇圖丕昭有慶冠

衆真之上階祚卜世而惟永斯靈尊之蘊道也固可以澈芬而

揭景於是建顯號司至奧方底奉將揚庭誕告含生之聽惟新

經禮之文再造刊以美瑜藉之采縟升龍綉裳回鸞寫寶備物

惟精奉珍威遵先時易紀元之稱順更端之道以天禧之告朔遵

上辛之明教宿齋箴虔至京室齋清蕭尊九九以詣大叢宵之庭

苾芬既薦純嘏具膺回蹕循節歷重闉而徑五城還居乎恭館

語隷乎上靈官師相規徒御不譁薰藹曾宙而不覆淡淑氣而惟

清天行弥健國容以成次歡康於無品騰英茂而莫京力拱次

辛吉日于肇禋追懷貽厥之盛奉承如在之神悟仙源之夐遂屬

畀輿之下臻述宣乎懿鑠昭報乎恩勤節壹惠以增號薦六室
而同頒鐶泰璽琢荆珉龍旂耳耳鷺序振振上公奉璋以恭肅
列聖在天而頎存殆齊輅之息駕飾壺人而警夜祗見宗祊躬
奠樽斝僾然永懷禮兆違者卜郊大報于國之陽樵燎具設牲
角無傷九賓之列濟濟六變之音洋洋百靈受秩瑞記五時燭
於神光官象物而習式求明畏而孔彰肆聖能享雖德能讓扢
嘉壇之嶫嶫外高煙於玄碭封越之容有孚奔走之工無曠諒
克誠之在茲垂億兆之俯仰旋雕彤御端闈儼天臨於兩觀縱
堵翔於九達法雞星而肆赦漏蜿筆之先知雲油然而澤布肅
婁被而霰垂厩置之馬沃若圜土之牢闃其囹室家之燕外戚
相慶以惟熙凝辰旒負浛扆呼鞭出乎東房委佩森乎丈陛鏤
金版以揚鞋會覺紫庭而成禮就如日兮方中戴如天兮仰止執
萬玉以相趨植九旗而有煒殆鳥獸之異類亦率舞而交至觀
夫八狄六蠻之歲職四海九州之獻力荆楚謹包茅之供觧虞

給守燎之役走司車而相望旅庭實而牲百列三恪而有客包十倫而爲式其助祭之尤盛也博士禮官之總領執秩司儀之辨等素青因革以或殊綿蕝討論而先定金玉條貫兮揔宸衷粉澤彰施兮參國政制上下以咸秩與天地而相並其請禮之得正也鳳盖棽麗狼狐逞威前清蹕兮天畢密扶路兮雷轍六駿駮兮沛丈万虎賁兮騶騎撫皇輿而進轍遵大道以甚夷此容衛之多儀也璧玉溫潔齋㦸樹碩沛蘭之齊甘良苾藹之馨充格品百籩而既豐列奇鼎而有翼嘉薦普淳以盡恭至神肹蠁而輔德些貢獻之成式也傳御咸登官司肅恭或累旗珥貂而內侍或有客卓馬而來朝拱於耆耇而匪懈寘彼行而勿賞識矜之錫收洽陟降之容孔昭此燕工之不佻也藻麥豸天靈聲默淵侯張弧而登舉中采茨以周旋奏河駒而沃酹步容珮以照鍋躬接神於紫幄之次如坐拜於交門之前此宸心之至虔也惟宮靚深聳重庭肅敞受祭胙而在茲翕天祺而專享偏宜百

以敘徵瑕告慈而克廣介南山之壽臧躋大庭之治惕茲福應之不爽也恩典庬鴻慶賚均被沉貫索之星輝徧班觴於耆指室無巡而不燭民有瘼而皆瘳滌蒙士之瑕疵納群倫於物軌此渥惠之兼濟也原夫曆祚之永推炎漢以洎前唐載祀之久惟孝武䖍於明堂當元鼎之際幸甘泉而祠泰畤奉郊以致禮且元符絕聞曷以昭夫天意洎天寶之歲尊含闕而造曲里導宗而考瑞然真遊匪接奚以身乎道契自餘眉胥之習儀區區而脩廢或增置於巫史或但益於珪幣或祠官之所奏不可勝談或祀典之罔載成乎謟祭稽方冊以遐觀曾無足以擬議儒臣司禮祇承巳事覩德容而悉同裁頌聲而逖墜系曰

皇矣上帝宅高穹兮孰乎真祖序太宗兮剔境錯寶施尊名兮麗牲獻水享衆靈兮鏗鍾舞籥神降格兮燔柴通火志淵塞兮紆軫旋衡澤洭瀸兮備物典冊德明類兮深居蠖濩膺春祐兮丕冒万國躋富壽兮清淨致治臻无為兮億万斯年咸保宜兮

籍田賦

雷夏先生

臣謹案周制孟春之月天子親載耒耜躬耕籍田務本勸農之道也所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醴酪粢盛于是乎取之恭之至也自周德下衰禮文殘缺故宣王之時有虢公之諫秦皇定霸鮮克由禮漢祖隆興日不暇給孝文孝景至獲行焉昭帝耕田亦其義也後漢永平中明帝東巡耕于懷縣非古制焉魏氏親耕闕百官之禮蓋草創也晉侯大始之年略修墜典宋文元嘉之代亦與舊章齊用丁亥之辰梁以建功之月後魏北齊沿革有異隋朝唐室文物可觀太宗行之于前明皇継之于後自茲已降廢而不行將煥先農必待真主皇家享國三十載陛下嗣位十四年武功已成文理已定乃下明詔耕于東郊禮也百執事是從隨三農以之知勸禮官博士蹈舞而草儀命師嘗矣歌詠而供職長洲縣吏王禹偁聞而揚言曰耕籍之儀大矣哉千畝之田三推之禮所以教諸侯而事上帝率人力而成歲功

實邦國之彝章皇王之大禮昔渚安仁賦之于晉吳客文本頌之
于唐事美一時詩留千載今王道行矣王籍修矣玄功大業決
其有光宜昭頌聲以播樂府望闕拜手謹上籍田賦一章雖不
足形容盛德亦賤臣勤拳之懇也其辭曰
王四年乃帝業昭宣寰區晏然方順考於古道將躬耕乎籍田
務本勸農稽前文而備矣事神教養舉墜典以行焉万國歡心
而懽樂百官供職以虔虔草儀注於聖代議沿革於遺編築壇
墠之三陛開阡陌之百廛文物齊明合禮經而有度旌旗衣服
應方色而不紊既而屆孟春擇元日太史先奏天子將出是月
也道入徇路星鳥中律當東郊之迎春是東作之平秩皇帝于
是即齋宮辭帝室戒鑾駕嚴警蹕乘青輅以有威儼朱紘
而冕逸佩乎玉也懸黍之色蒼籠蒼載其旂焉千呂之重爵爵屬
車賁播植之器後宮獻種稑之實洪齊纖黛沿服褻鞭以陸離影
輒組軟掩蒼龍而飄緲太常並之禮具陳司農之屬各率厥師肇

金鑾御用以惟嚴封人野廬設壝宮而靡失于國之東土官景從風伯清塵而習習雨師灑道以濛濛時也大德盛陽氣充春芒甲拆青青而發發春土脉起油油而溶溶冠蓋散野珊瑚曲風狀浮雲兮隨旗龍旂織張日車從塞空若衆星兮環紫宮修農事以揭陽龍蒼服之重重亦乃酌少昊祀先農尸祝無愧豆籩以供大牢之牲薦之而肥腯太簇之樂奏之而舂容于是修帝籍務聖躬撫御耦以無意復遊場而有跡將循乎千畝之際豈出于數步之中耕劍肩之弄田但矜見戲修建康之王籍未爲農工有以見万乘之尊三推而舍或五或九降殺之義有倫亦公亦侯貴賤之班相亞嗇夫灑種以斯畢庶人終畝而告罷千耦其耕唉乎禮成播百穀兮率人力歌載芟兮揚頌聲觀乎除粮稷畝腐粟知京神倉令納其禾黍以備粢盛羨茂收其穰其用饋饟牲覩畎畝兮化被重人天而教行自得訓農之資非負粢之名然後下觀壇歸絳闕百姓知勸群后咸謁在鎬

之宜兮昭戲雲漢之音發咸五壽兮徽呼奏九韶兮鑾越閶闔三面之行惠者五刑而慎罰恩流於孝悌力田德被於雕題鱗鬣與五土之利固必躬而必親同三代之風尚不務而不伐大矣哉籍田之禮豈三年而不為躬耕之義將百代而可知我所以舉已墜之典立不刊之儀靡勞勤於四躬將有逸於三時務農桑兮為政本興禮樂兮為教養資民乃力穡歲無阻飢神農斵木之功我其彰矣后稷播時之利我得行之供巨邑以斯在介豐年而有期丕顯事天之禮誕謁祈社之詩祀山川兮神鑒昭矣配祖考兮德馨遠而永錫純嘏用光孝思乃作頌曰倬彼東郊公田是闢大君戾止言耕其籍耕籍既修爰及公侯親示耒耜服亦田疇言采黍稷祀于圓丘億万斯年以承天休又曰倬彼東郊耕壇其崇大君戾止言訓其農農功既昂俾知榮辱示家以給亦人以足言采黍膋遍于比屋億万斯年以介景福

明堂賦　范文正公

臣聞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宮也在國之陽于巳之方廣大乎天地之象高明乎日月之章崇百王之大觀揭三宮之中央昭壯麗乎神州宣英茂於皇猷頒金玉之法度集人神之丕休故可祀先王以配上帝坐天子而朝諸侯者也粤自黃帝開極肇靈耀德巢穴以革棟宇以植徹太古之樸明大壯之則風雨攸止宮室斯美將使崇高乎富貴之位統和乎天人之理乃聖人造明堂肇起明以清其居堂以高而視壁廓焉而四達殿巋焉而中峙禮以潔而儉必表之以茅教以清而流故環之以水暨二帝之述爲合五府而祭矣逮夫夏禮秩秩奉以世室商祀穆穆制以重屋神禹卑宮階以一尺之崇成湯受命崇以三尺之盛赫赫周堂制度是彰七筵兮南北之廣九筵兮西東之長堂有包於五室室辨亞以五方左青陽而右總章面明堂而背北堂巍然太室儼乎中黃都激名之在南取盛德之向陽或謂廟堂惟一廡室惟九闢闔兮三十六戶疏達兮七十二牖亦規上而

天覆復矩上而坤厚近郊之宮廣而能受通天之宇高而崇偶
八方象其隅負九陛叠其前後桓桓焉聽政之朝雍雍而周彰
穢穢焉承天之柱列宿而相望環林兮菀菀圜海兮泱泱既方
册而經紀復素飾其迴墻陳位序以有嚴議法象而必藏示邦
域之景鑠其人神之樂衆左有辟雍天子學宮讀籍出以明備
文物森其會同奉三壽以勗天下之孝設三老以勸諸侯之風
右有靈臺庶民子來若經始於神明迺占候於昭回天之道也
惟然觀以有象聖之心也盖惕惕於齊戒此三雍之大者故百
世以欽哉若夫約周之禮西貢之正天子外青陽之位躬大德
之生彼相以誅有司奉行慶賜必均歷象必明布農事於準直
賣舞德於和平止伯益之伐木禁蚩尤之稱兵惟會禽兮賑天
之窮惟幣帛兮禮邪之英舞隱不彰亟潜不耳蒙蕩蕩之至仁
浸瀨瀨之醇精此明堂之春也萬物爲之榮又若炎以繼天義
以衆日始于中呂之管復于清暑之律天子乃登諸明堂暨夫

太室命盈樂以象德致太平以祈寶位高明而有豫定心氣而
毋躁靜百官之事斷五穀之疾毋索於關毋難於門止其民之戚
以助養於生生道南風之和以飾喜於元元此明堂之夏也萬
物爲之斂栗乃象正火位德王金行羽漸干以南嚮殺万斯以
西成天子乃居摠章之奧奏清商之聲圖有功而專任詰不義
而但征備法制以謹收藏之令養衰老以惻搖落之情同我度
量平予權衡入社以崇厚兆民報本之志祫倉君以祕示万邦致
孝之誠此明堂之秋也天下爲之清及夫玉介時分虎威久永
詩人致其凉之詠日官員可愛之景天子乃北堂以居南面而
省錫致恭之要從祀衆之請於見戒門閭備邊境勞三農於休
息敬書百聲於耕藉閉市必易宫室必整無用之器斯徹無事之
官必省勤國典以俟來歲之宜講武經以肅万邦之屏此明堂
之冬也天下爲之靜斯乃順其時與物咸宜遹其變使民不倦
者也稽夫宗祀之文大享之辰上儀乎皇皇盛節兮將推比於

剛也我則取文之勝方其動也我則取質之純揔五精之禮尊蹤
其親五天之座離畢以陳五常之席布弁而備堆太室之位西
北帝之神非對者先生從祀者五臣樽罍雜雜王搬若若牲牢
之舉既遵於夏后䟽巢之薦復本於周人禮無不當誠無不孫
聖人於是出齋宮而肅肅設法服而循循酌一獻以從質卑首
拜以表寅司儀賓相纂正依賓進俎豆之吉獨羅龔龔之輸囷
六樂咸在統奏乎列皇八風相盪同和乎大鈞下舞上歌蹈德
詠仁非常之祭曠及者萬國莫大之孝儀㦄者兆民於是神醉
其德人樂而極大史書之於策大夫頌於國頌曰明堂崇之明王
祀之禮以戎之樂以歌之光天之下教以化之若夫元鈞會局
群后對越穆穆乎奔門之闢晰晰乎宣燎之致帝時待旦而乂
求衣以先紆黄組冠通天建日月服乾坤佩工將升覺蹡進山
㦸之圭當雲龍之軒正聖人之大寶示天下之有尊巍巍焉蕩
蕩而立濟濟焉辨色而入大帶並興笄裒九賓序其名級中階

之前三公听於雍門之外九卿處焉阼階之東諸侯以同西階之西諸伯以序門東北面者子之位門西東上者男之次東門之外則有樂浪蟠木九夷之國西面而北上西門之外則有蒙汜大秦六戎之屬南上而東向南門之外則有朱垠越裳八蠻之族唯北是望北門之外則有革鞨幽陵五狄之種唯東是尚於是洸洸焱進鏘鏘肆覲聲鳴明者盡取諸離觀光者受之以晉君臣之位定禮樂之道振雅韶以奏文鐸以徇皆望雲而就日必歌堯而頌舜上和而下樂金聲而玉潤況乎晨光赫曦天顏昇違晃紱兮雲集玉帛兮川歸盛乎王庭之聲明煥乎天家之光輝若北辰之會衆星咸累累而在共如太陽之臨玄露晢湛湛而將晞莫不君三揖于上臣載拜于下行典禮揚風雅訪僑良謀窮寡人是幽而獲益賢爲側而遺野于以盛名器于以休宗社署聖法於圓闕兆神教於方夏皇哉燿兮首之榮觀至哉敷意兆之紘綖故曰揖讓而治天下者明堂之謂也借乎三

代以還晢者間間諸儒靡協議者棼棼而嘗最其增損志禮樂之大本泥於蔑羨嚴皇王之大業使朝廷汪然有逾遠之嘆惘然有中輟之議殊不知五帝非必樂而與三王豈襲禮而至爲明堂之道不必尚其與行明堂之義不必盡其制適道者與權志象者得意大樂同天地之和豈匏竹而已矣大禮同天地之節豈籩豆之云尔自漢魏之下暨隋唐之際堂或三五之上道非三五之世蓋不取其厚而取其薄不得其大而得其細享配之文或紛未分政教之烈斯爲弗闡是則帝道之不施胡取乎緫期皇德不隆胡取乎合宮故夫明堂之設也天子居之日慎日思思之何也萬微存乎消息慎之何也兆靈繫之安危由是惟克念以作聖思堯舜之袞爲名懼桀魏之弗逮迺孜孜於雞鳴唯至平之休代思阜財於五民懼四維之有缺尚奢夷而百辛故聖人之寶儉弗下剝而上侈思寡費而薄索氏歷幾于格恥陛下武之大寧亦省躬于干戈取諸豫於四方慨風雲以長歌

惟知人其古難思濟濟乎賢者盖舉一於臯陶逦連茹於天下
惟好生之至德思與物而爲春懼幽陋之靡及常咨命于仁人
惟及人之一德始若晦而弥彰故三五之君子騰茲實而無彊
惟皇極之大範恩天下而與平懼万物之或差持我心於誠衡
然後見天下齊於无躳和於無聲尾眉而壽吾何仁之有令俑
而嬉吾何力之爲但淵淵緜緜無反無偏浸淳洋洋以咸若樂鵠
化於自然此明堂之道也盖無德而稱焉我國家凝粹自靈藹
鑿亘極東外煙於岱首西展琮於汾側未正天神之府以讓皇
人之德祖考來格侯配天之儀諸侯入朝思助奈之職豈上聖
之謙而愚目之惑也且請考列辟之明術塞處士之横議約其
制復其位儉不爲其陋奢不爲其肆斟酌乎三王擬議乎簡易展
宗祀之禮正朝會之義廣明堂之妙道極真人之能事以至聖
子神孫億千萬期登於斯念於斯受天之禧與天下宜而已乎

磁石門賦 并序

孫貞謙

孫子讀古書見有卻邪以禦物設怪以防惡而終難其酷
者乃知邪不勝正怪不勝德有自來矣故作慈石門賦
六國窮四海同周兼殄秦業隆遐阿房之宮示皇都之雄斗揀
巒眠周恒矗峯盤鬱爲斕斕焉有以磨碧曾背而絳碧空斯昌既
成君射收空尚欲邀匕首之難依盧蕭墻之變者乃且有最者慈
石之擅奇彼金雖良此克止之氣威所及委同糞雖義硎者無
以逭其質割玉者無以矜其績得非天假其靈神資其質俾其
制至剛之凶伏至銳之形雖使顏若邪塗草若獸城尚安能挫
吾之力回吾之精者磨之以爲户詠雖使聶豫重依荊曹繼生
則謀未施而力困跡未逞而器奪又安能過吾之門入吾之扃
設使楚人得之則璧也無毛遂之進吳王及之則魚也無專諸
之刃千古未覺吾謀前捜兄以計碎凶膽壓飛姦魄要命良工
載磨載礱鏤兮呀呀不日成功將使韓趙鋒鋩燕齊兵伍苟有
動者困於斯户五嶺弋鉦綏戚劍戟苟有典者止于斯石矣傲

羲皇高促禹湯奮吾獨識淪滅舊章由是隳仁義翦奇酷玩賢燼書賈窮者快欲黎元未平吾吏有刑可逐可黥戎狄未庭吾吏有兵可係可征火炎邦家狼戮變瀛及夫忠良逋陰賊肝彼門雖高不能止望夷之徒群雄叛眾民離彼石雖奇不能制劉項之矛嗟乎哉皇王之區宇也非其安去其殘雖土階之卑茅茨之微三苗格於舞干肆其荒用其強防若太行阻若羊腸二國終於隕亡況於石乎況於門乎而秦之治也逆天紐弛地維迷陰倒陽惟意所之而徒創異造怪搜珍設奇謂一石可以固國本雖闔可以開亂基其滅亡也誰謂乎未宜吁天將使秦篤於禍極於凶為萬世覆車之跡知其跡知其凶豈賢乎聖乎

河清賦　夏文莊公

有客謂吕曰朝廷將祀汾南為民祈穀大河載清于陝之服子嘗聞其說而頌其異乎吕曰傳遷之吏竊聆朝議願客攄抱剸談開我以嘉瑞客曰唯唯蓋聞洛洛靈源發自崑崙導乎積石

出于龍門懷砥柱而勢四播鉅鹿而派分三王先之於祭四瀆
宗以爲尊千里而一曲濁流兮渾灝秉春則桃花競涌赴夏則
竹箭爭奔若澄消而變色寔千祀而疇德爲中夏之經瀆故其
應有常通上天之絳河故其靈不測洎我國家秉皇圖宣帝力
尊百神朝万國光明乎遐絕馨香乎霄極禪太亭而崇厚土韻
既封祀汾脽而頌祇纛旗采飾西人清俟而望幸六官戒期而
勵翼晏馬祉而炳靈瀲澄波之湜湜徒觀其祥風盪漾示煙蒙
羃浮休氣於川上汎榮光於岸側失汹涌之黃流湛清泠之素
液銀潢之影横秋帝臺之漿映日江練初靜壼冰下釋鑑秋毫
及纖塵露金沙與銀礫神魚龍馬泳深淵而不隱紫闕朱宮構
洪流而可覩合濟漯兮安辨委渰濱兮競碧石嵒巒自等於明水
嘉號宜尊於清滌可以頌於廟式告元符贊於史以永太謨豈
比夫蘭裹朱文涌黃靈之籙芝泥玉押洛帝嬀之圖登夏序之
靈貺擅漢唐之區區乎盍獻議外廷上封公車請以水而紀官

以瑞而建元然後登歌而率舞豈非士大夫之職乎客曰吾知其一未知其二上之功不可以方策載上之道不可以金石紀感通靡間於洪纖周流罔滯於形器六合而万區肅穆而昌熾元符而景命紛綸而沸渭夫地靖而陰陽既序邊鄙清而干戈不試政教清而無遠弗懷刑罰清而有生咸遂道德為依而神靈幽贊仁義為祥而富壽攸暨禮樂為符而上下昭假賢材為瑞而中外允洽峯高吾未分則三篇降汾祀將禱則真安宇寧無垠而高無際大乎天而溢乎地蓋盛德之與大業也夫豈河清而已矣客於是色沮意愧逡巡而退

雪賦　　晏元獻公

元聖善謀時寒順之若六出之嘉既乃玉精之所滋生積潤於重坎發萌生於后祇克肇陰陽之序用成天地之宜觀夫玄律行周愁雲凝積於陸司紀青女蔵職駈牙翳兮消灑仗飛廉兮播源初睢睃以蓬勃俄森嚴而悄寂隨蛾綠以沉沉徑扶搖而升

开下拂麃兮榮樹忽穿牕兮逗隙獸䕺叢竹之叢嶺巽蒼芠之秀
色歪鼎穴以舍冶赴波瀾而滅迹獸族甄兮休影鳥歸捷兮㩻
翼原野浸其一平義舒爲之雙匿畫黝霧以迷昏乂精熒兮誤
晨導和氣於葭莩莖出幽芳於荔芷臉金鑪之郁郁混綵瓦之鱗
鱗殆月桂之飄蕩感星榆之紛紛酌凍醑兮柸蟻灩綠膏歌兮
眉果顰拂紈袖兮妥思眼瓊顏兮有神尔乃遂館曾臺形埒紫
閣畫壺之漏方耿程石之書未徹驚鉏鋤之激斷訝綺疏之騷
屑龍銜燭兮崑嶠蔽泣珠兮貝闕晃藻井之翠苛或摩斑題之皎
月翠非柳以搖賜木先梅而鑄發旌馮别之奏事納曼殿之進
説覆衾被兮自款忠出衣𧚩兮民感恍息黃竹之哀思略嫌州
之奇絕至如藻扃繡户金屋蘭堂或埼岳而惆默或悰别以悽
傷幽班姬之比物吟謝媪之聯章柄明燭兮蕭寂儷幽蘭兮抑
楊雜風流之雅舞映拂額之殘粧織錦字兮途遠數瓊籤兮夜
長玉爲田兮藍水銀作宫兮餘海光歎川路兮難越念音塵兮

不恙文如愁極西遐龍城北距班晉餓以命將約齊爪而遑戍伏獻脫兮窮徼望塊零兮蒲暮昔始槃槃於林莽漸瀰瀰於隴路浮塞草以横絶羌積沙而徑度黧黝㝠之無色眩龍堆之失素秋漢節兮毛盡擊燕歌兮泫泣生贖罪兮賣憲從息歸兮逾序渾姑衍兮何日焚谷蠡兮未遇天山極目兮同縞崑崙亘空兮連野詠雅什之求思愴他鄉而永慕則有地分上下敝予南東競寸陰而昏作祀先嗇以勸農利耕鎛於平日飭畎畦於凜冬既淅瀝兮躍齷渴煩連翩兮降衷頽射足兮霖潦存嗟兮不遂覩盈尺之徵瑞識載塗之兆豐驗郭稽於阡陌辨樵蘆於灌叢初見晛以消解遂膏腴乃液融藺弱土兮彊畔潰源菸兮稽穯振蕤櫰以增氣冰臺登而動容賫其謐兮胥悅耦而耕兮公躬巾覆情民主符假守臨渙水之封域訪梁臺之苑囿玩玤屑之薛楚感密樂之紛糅叔尸素兮重席守歡康兮旨酒彭湛恩於天末續長謠於客右歌曰北風涼兮雲霙霰飛霧露同甘兮陽吳[illegible]

沼有蘋兮山有薇道攸長兮誰與歸

聖駕幸太學頌并序　文潞公

國家以寰宇昭泰以歲登平務振儒風以章六教獻皇帝

乃備法駕幸于太學詔諸儒博士講論前典親臨聽焉臣

獲逢休吉之期恭聞偉盛之事舞蹈不足形於賦詠識不

能述宣上德稱讚形容始或不棋矣之談以協聲律之韻爾

詞曰

炎宋受命之四葉皇上御極之三年九有咸若六合晏然黎庶

躋乎壽域文教燭乎水天朝無闕政野無遺賢九叙可歌而不

素旨官承式以惟慶刑罰幾措宿遹不衍先景清夷而偃革狙

獷深龍鳥而巢獸穴戢濱踰沙漠越葉街君有萬受纓請吏伏魏闕者

且千碧峇文翔之珠充仞乎儲邸異章內角之獸暫擾乎郊阡

雜神麝集異瑞輝聯天降甘露地出醴泉語淵則超圖而溢

牒較盛時則紹後而光前宜乎優游當宁恭默承乾尚乃揚嚴

東而取朽思嘉謨而涉淵以為治國之道校學為先故周氏東
膠徙黜之所頭商人右學來業之以傳上既行則民胥效也君
如令則旨必從焉雖華昔夏之已務在于今之宜於是命有司
涓良日授儀發藏法駕乃出矣威穆穆國容皇皇采章煥爛和
鑾鏘鏘太史協樂以前導天仗張節而徐翔嚴羽衛歷康莊往
泮之都于國之陽神殺斗運乃至于上庠宸心慶喜大步於高黌
歷階逾閫親與窮堂聽將聖兮有穆如兮悉數兮相當然後趣講
室明典章纓綏並存巾卷充廊鉅儒碩生泰帙而在列禮官博
士掌媺而詔王展東面之殊禮法西周之舊章肅聽彌留兄聰
益詳天子喜言由茲而不昧覆談奸問於是乎有光灝瑄灝讚
論于時閭閈相歡民靈胥喜扶老攜弱自遠及邇莫不連躍而
偎集擠焉肩而戾止悉雲委於橋門畫瑞觀於璧水粤有華顛胡
老童牙曹子含經珠道之流方領高冠之士咸相與而言斿斿
胥遂而太庭尚矣無得而稱焉不可詳已自夫五帝而降三王之始

始書契可以傳聞憲章可以追擬悉皆厥瑳洋之去式至厲亭之
卧四術四教因是而興三行三德所由而起是故醇化丕降至
德渝美為萬世之所宗彌億載而罕比夗合之後豈不足紀當
塗霸瓕是乎淪弛南取暴秦之議北貽宗廣之殃干戈於是日
尋俎豆以之中圯咸不求於卜世但有循於覆軌逮乎有唐皇
維誕張五室之儀兮絕而復嗣四郊之制兮抑而復揚置彦于
術建塾于鄉家郊礼讓民用和康所以卜年久而享國長瑞治
古而振起綱朱石之際蠹聲圍位覆亡則嘗不暇給學校則識
非擬議覺大道不可以終否斯文不可以久墜故昊天命我
太祖掃除僭偽俾方方無塗炭之勞百姓有息肩之地三后継
明百祥遝至展云岱岳之鴻儀紹元封之故事盛德大業固無與
二今我皇上克恭先烈夤紹寰寰瞬亦則天累洽重熙撰復儒
風寖盛文教日滋故秉輿親視於學俾億兆顒覘其儀是歆元
鼎之間虞有甘泉之幸堪議近喜之際惟尚濯龍之福然則

三代之風必能緩步而越矣兩漢之盛豈可並日而論之倍乎
軼跡夷易文物彧彧信千載而一時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二百七十六